

華語多義詞「怕」的語義探討及其教學啟示 —以「怕」、「害怕」、「可怕」、「恐怕」為例*

吳品嫻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純音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摘要

「多義詞」是詞彙系統中相當核心的部份，也是對外華語教學中十分重要的議題。詞語在經過長時間的演變後，語義內容往往會有所擴增或縮減。本研究針對由「怕」所形成的「怕類詞語群」進行語義演變探源，並討論其義項分佈。所謂「怕類詞語群」包括「怕」、「恐怕」、「可怕」、「害怕」，本研究首先探討此類詞語群的共同詞素「怕」的語義演變，進而掌握此類詞語群中各個詞語的異同。研究發現，「怕」的語義歷史演變至今，出現了「恐懼」、「懼怕」、「擔心」、「可能」、「禁不住」、「厭煩」等語義，並由「恐懼」義延伸出「害怕」及表「使人害怕」義的「可怕」。而「恐怕」已成為語氣副詞，「懼怕」義演變為帶有「可能」意味。「怕」、「害怕」、「可怕」、「恐怕」四個詞語間是以「怕」做為核心詞素，以鍊條式及輻射式結合成「複合式」的義項演變。其中，「懼怕」義較早出現，再延伸出「害怕」義及「可怕」義，換言之，內部詞義越鮮明者，其所延伸詞語的力量越強。此外，「怕類詞語群」四個詞語的搭配在不同情境可清楚分辨其特徵。本研究同時提出教學建議，期能協助學生習得此類詞語群。

關鍵詞：多義詞 怕 對外華語教學 語義演變

* 本研究獲教育部核定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讓研究得以順利進行，在此致謝。再者，感謝鄭錦全院士閱讀本篇論文初稿並提供幾點行文與內容改進的意見，以及主編與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與修改建議，使本文更加嚴謹，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¹ 本文通訊作者。

1. 前言

「常用詞」是詞語系統中的核心部分，而研究常用詞的語義演變實屬不易，一個詞語在長時間的使用及演變下，往往會因為文字、音韻等因素相互作用，進而發生語義擴增或縮減，當一個詞語同時具有多個詞義時，其使用頻率自然相較於其他詞義較少者來得高，故蕭惠貞（2013）認為，當詞頻越高，義項越顯繁雜，而這樣的詞語多義現象也就成為外籍學生學習詞語時的難點之一。因此，若能針對共同詞所組成的一詞語語群進行近義詞辨析，將有助於第二語言學習者區分各詞語間些微的異同。

對於多義詞的研究，早期主要是由動詞釋義、用法及搭配出發，包括孟琮、鄭懷德（1999）、鄧守信（2009）、蕭惠貞（2013）認為，近年從認知角度來討論詞義延伸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可視為一新興議題，但這些研究多集中在「名詞的詞義延伸」，對「動詞詞義延伸」（歐德芬 2015；蔡蓉芝 2015）的討論相對較少。而「怕」在現代漢語中屬於相當基本的詞語，根據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委員會所公布的「華語八千詞」，「怕」為基礎級詞語，換言之，在華語初級學習者語言能力詞彙量約1500個²中，「怕」為重要詞語之一。在中國漢語水平考試（HSK）提供的「詞彙等級表」中，「怕」亦屬「甲級詞彙」³。在教材方面，檢視目前各大華語文教學中心通用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8），「怕」一詞則是出現於第二冊第四課，屬初級程度範圍，由此可知，「怕」可視為現代漢語相當基礎且高頻的詞語。以「怕」作為共同詞素所構成的延伸詞語中，又以「恐怕」、「害怕」、「可怕」出現頻率相對較高⁴，且三者在「華語八千詞」中皆屬初級詞語，可見此組合詞素「怕」的詞語語義網⁵在現代漢語中是相當基本的，而對外籍學生而言，也是必然會接觸到的一組詞語多義組。

實際考察外籍學生運用「怕類」詞語，可發現外籍學生未能完全掌握而出現偏誤句，如例（1）、（2）：

² 主要選詞來源為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與現代漢語對話語音語料庫前2,000個高頻詞的交集的核心詞彙表、通用詞彙、參考詞彙表、TOP詞彙表、HSK詞彙表，運用相對頻率、加權值的方式算出每一個詞語的比重，進而依據華語文學習里程所制定的。

³ 對照華語八千詞，甲級詞語即「基礎級詞彙」。

⁴ 此為根據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資料」所得出。

⁵ 以下皆稱為「怕類」詞語。

- (1) *我很恐怕他明天不會來。
(2) *媽媽很怕因為他很晚還沒回家。

例(1)應為「我想明天他恐怕不會來」，由此可看出第二語言學習者於「恐怕」的語義掌握不正確，導致其出現了語序偏誤；例(2)出現的「很怕」若加上賓語，變成「媽媽很怕他」或加上子句「媽媽很怕他很晚還沒回家」則非病句，但此句的句義原要表達「媽媽很擔心」，但卻因第二語言學習者認為「擔心」為「怕」的語義網中的一個義項，過渡泛化此語義，造成歧義，讓整句的句意不明，不知媽媽是害怕還是擔心「他很晚還沒回家」這件事⁶。此偏誤現象可能與「怕類」詞語在華語中心使用的教材說明有關。以《實用視聽華語》為例，教材中僅給予列出英文對照翻譯，卻未針對其詞義加以辨析或說明：

恐怕 (Movable Adverb, MA) : (I'm) afraid that, perhaps, probably
怕 (Verb, V) : to fear

而「華語八千詞」中的說明則如下：

害怕 (Stative Verb, SV) : be afraid, scared
可怕 (Stative Verb, SV) : fearful, terrible

以「怕」為中心詞，在語義延伸下出現「恐怕」、「害怕」、「可怕」等基本詞語，且在語義及語法上皆有其異同之處，此類多義詞屬同以一核心語義形成一個語義範疇，藉由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抑或是意義鍊 (meaning chains)，構成一個語義詞語網路 (lexical network) (蕭惠貞 2013)，漢語多義詞詞義引申涉及認知 (李宇宏 2010)，對於外籍學生而言，多義詞的語義網若未能明確辨析，實難精確掌握其差異。本文即針對以「怕」為共同詞素詞語群「怕」、「恐怕」、「可怕」、「害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從歷時層面考察其語義演變歷程，藉此瞭解詞語的意義產生原由⁷，另一方面，也參

⁶ 依審查委員看法，例(2)若加一個逗號，則並無偏誤。但華語句構仍以先表達「因」，再陳述「果」為原則。因此，作者認為此句加上逗號仍有錯序的偏誤。

⁷ 本文因篇幅有限，著重怕類相關詞語的義項分析，輔以句法功能和搭配關係兩面向探討。未來將思考依審查委員建議採用組合方式，分析「害」和「怕」的個別語義組合成「害怕」的語義、「可怕」從「可」的語義和「怕」的語義組合成「可怕」的語義，先探討「害」的語義或功能，比較「害」和其他詞語的搭配關係，如：「害喜」、「害臊」、「害羞」，進而探討「可」和其他詞語的搭配關係來探求其用法，如：「可恨」、「可惡」等。

照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1997），就共時角度討論該組詞語的語義、句法及語用特徵，以期整理出該詞語群的特點及規律，從而提供華語教師教學建議，協助外籍學生掌握多義詞「怕」的詞語語義網。

2. 文獻回顧

在對外華語教學相關研究中，探討詞語關係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⁸，許多研究也開始針對多義詞，及其延伸出的近義詞語義網進行辨析與討論。以下兩方面來針對前人的研究進行討論。

2.1 前人對多義詞的分析

張莉（1997）針對多義詞詞義間的內在聯繫關係及成因進行分析，由於多義詞詞義之間互有聯繫，且各個義項是相對穩定地存在於同一詞形之下。因此，其將多義詞詞義內在聯繫關係分為三個類型：義通、義類及義反。所謂「義通的聯繫」，即指多義詞詞義之間的語義特徵是相通的，如：「老」的詞義皆含有「時間長久」的語義特徵。第二類「義類的聯繫」就是多義詞的詞義在某一詞義上具有相似性的聯繫，如：「眼」可表人或動物的視覺器官，也有「泉眼」這類表「小洞」的詞義，這兩個詞義即屬於形狀相似的聯繫。第三類「義反的聯繫」即指語義特徵上是相反關係，例如：「出」可表「出門」（「從裡面到外面」詞義），也可表「出席」、「出場」（「到來」詞義），可見「出」的兩個詞義是方向相反的聯繫。張莉於文中亦提及，多義詞的產生並非造詞的結果，而是由使用過程中逐漸累積而來的，其多個意義間的聯繫也呈現不同形式，如下：

1. 輻射式：即其中一個詞義與其他詞義有某種內在聯繫關係，如圖 1。
2. 鍊條式：即詞義的發展是依據另一個語義特徵發展而來，如圖 2。
3. 複合式：即詞義間有複合式關係及鍊條式關係，如圖 3。

⁸ 這些研究不乏採用「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為基礎，進行探討。該理論由 Eleanor Rosch 等人在 1973 和 1975 所提出，為一種語義分類模式，意即在同一範疇、類別中，必定有一些較為核心或典型的詞彙或概念，例如：在「家具」的範疇中，椅子比電視更接近核心，且根據 Rosch 的實驗，在同一類別當中，說話者會傾向使用較為核心的成員。原型理論亦主張每一類別中的典型、核心概念或詞彙會向外擴張，而這些成分即為該類別中較為非典型、邊緣（peripheral）的成分（賴惠玲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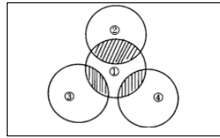


圖 1：輻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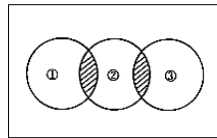


圖 2：鍊條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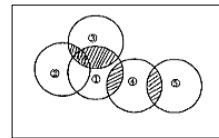


圖 3：複合式

而多義詞的詞義間會有這樣的聯繫關係，原因就在於詞的形式及數量是有限的，但人類需要表達的意義卻是無限的，因此，便在有限的詞語中延伸出其他詞義，而同一詞語所延伸出的詞義間便會受到語言使用傳統、習慣文化等影響而產生互有密切聯繫關係的詞義。

蘇寶榮（2006）同樣針對多義詞詞義的形成進行討論，然而該文是由「心理的聯想」角度出發，利用心理學「相近法則」及「相鄰法則」來驗證多義詞的形成途徑。該文認為「隱喻」是一種語言現象，以其為基礎的「近義偏移」也在詞義繁衍中佔了重要地位。所謂「近義偏移」，即指詞在具體運用的特定環境下，產生與其基本語義有聯繫，但又有區別的新義，但不論偏移的程度如何，其基本也與其延伸出的新義之間，其深層的內涵意念是相近或相關的，也就是說，這樣的「詞義偏移」是受其深層語義制約的。

許之所、黃廣芳（2006）以及陳寧（2011），皆由原型理論來討論多義詞的形成。他們皆於文中提及，一個詞最初只有一個基本義或核心義，隨著語言使用而擴大或縮小，在這樣的變化之下，就逐漸發展出不同的語義。利用原型理論，文中將多義詞的形成分為三類：輻射方式（radiation）、連鎖方式（concatenation）、綜合式。「輻射方式」即指基本詞義是後來意義的原型，其他詞義皆是由該核心詞義延伸而來。而「連鎖方式」則是指每一個意義都是在前一個意義的基礎上延伸而來的，看似與核心詞義無關，但逐一往前推導，實則可見仍受其核心詞義影響。而「綜合式」則結合了「輻射方式」及「連鎖方式」，說明了詞義演變時的複雜性。既然多義詞的各個詞義都並非獨立存在，那教師於教學過程中，便可以善加利用各義項間的「家族相似性」，由核心語義推導出其他延伸詞義，以幫助學生學習、記憶。

前人對多義詞的詞義討論，大多同意多義詞的形成，是由一核心語義逐漸發展而來的，其詞義延伸方式也是相差不遠，由此可知，在研究多義詞時，應先找出其核心語義，對於其所延伸出的其他語義，自然較為容易辨析及解釋。

2.2 「怕類」詞語的詞源探討

針對以「怕」為共同詞綴為主的詞語研究，前人多著重於單一詞語的源，並進一步討論其語用功能。

高增霞（2003）就漢語中表達「擔心」義的情態詞「怕」、「看」、「別」語法化進行討論，這三組情態詞皆具有對命題表達主觀性的評價及信念，是有標記意義的。通過詞語的語法、語義特徵調查，發現三者的語法化過程是由客觀動作，或是針對客觀動作的意義轉到表達說話者內心主觀判斷及態度。

徐時儀（2004）則是就「忙」、「怕」的詞義演變加以研究，文中提出，詞義的演變是詞語、音韻相互影響的結果，往往也涉及到方言的古今演變，根據他的研究，「忙」及「怕」在中古曾一度皆有「恐慌」、「害怕」義，然而演變到現代漢語則已不再有同義關係了。

惠敏（2009）針對語氣副詞「恐怕」歷時角度考察其語法化過程，並由共時角度討論語用、語義及語法相關問題。該研究認為「恐怕」是由動詞，進一步經過語法化過程，而形成一語氣副詞，用以表示說話者推測語氣，都是說話者對整個命題進行主觀評注的。此外，也發現到，「恐怕」主要具有主觀情態、突顯以及緩和語氣三種語用功能。

李華（2012）則鎖定「怕」一詞對其詞義演變進行考察，除考察「怕」來源外，也分析了其詞義演變過程及語法化原因。認為「怕」是由「淡泊」義進而發展出「擔心」與「表達推測」的詞義，而促使其語法化則是因為句法位置改變，以及其詞義泛化。

綜觀前人的分析，大多是針對「怕」，或是語義相關詞語加以考察，重點多著重於語義的演變，但卻未能將相近的詞語，以其中的基本義，及其延伸出的近義詞視為一群組來討論。針對單一詞語進行討論雖可較為深入、詳盡，但卻無法與其他相近義的詞語來比較，且多數研究也著眼於詞義演變。然而，在教學過程中卻不時可發現，外籍學生因對近義詞組間的語感尚未成熟，即便知道近義詞間的詞義區別，卻可能在主語及賓語選擇上出現偏誤，但相關研究未有更全面性地做出搭配關係的比較。此外，目前針對「怕」的研究也未探討在華語教學應用方面的議題，因此，前人的研究結果也較難應用於目前的華語詞語教學上。

因此本文將以前人的研究方向為基礎，先探源多義詞「怕」的基本義及延伸出的語義，同時探討其搭配關係。同時，在「怕」所延伸出的詞語中，

對教材中高頻近義詞「害怕」、「可怕」、「恐怕」進行比較，除了釋義外，也探討其義項分布及搭配關係。最後，則就以「怕類」詞語進行比較，並對華語教學提出建議。

3. 「怕」詞義辨析

3.1 「怕」的基本義及語義延伸

根據教育部（2015）編撰的《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對其解釋如下：

「怕」：

1. 恐懼、害怕。如：「貪生怕死」。
2. 擔心、疑慮。如：「我怕你累著了。」
3. 可能、或許、大概，表猜測。如：「這堆橘子怕有十來斤吧！」
4. 豈、難道。《老殘遊記》第五回：「他再有個長短，這家又怕不是眾親族一分？」
5. 如果、倘若。《董西廂》卷五：「可憐我四海無家獨自個，怕得工夫肯略來看覷我麼？」
6. 姓。如唐代有怕善，宋代有怕錢。

由教育部國語辭典所列的詞義可見，「怕」非僅有一義，除了「害怕」義外，尚有「可能」、「難道」、「如果」等義，也就是說，多義詞「怕」是由一基本義逐漸延伸出其他詞義，因此，要探討「怕」的詞義，就必須要先掌握其原義與詞義演變。下面將針對「怕」的基本義及詞義演變過程，以了解其詞義間的關聯。

徐時儀（2004）考察「怕」的詞義演變，提出在《玄應音義》卷六《釋妙法蓮花經》第三卷中「憺怕」云：「怕，又做泊。」在《說文》則有「怕，無為也。从心白聲。憺怕，俗用淡泊為也，假借也。」而《集韻》也有「憺怕，靜也。」李華（2012）認為「怕」本義為「淡泊無為」、「淡泊寧靜」最早應是從春秋戰國時期便開始使用，如《昭明文選》：「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

徐時儀（2004）亦提出「怕」字的「恐懼」、「害怕」的意，是中古的新興詞，出現時間較晚，在晉以後才見於文獻記載，如：《搜神記》卷十四：「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

索。」

但「恐懼」義首見於東漢時期的《論衡》，如：《論衡·卷二十三·四讀篇》：「孝者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李華 2012）。

李華（2012）進一步考證，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後，因「擔怕」已多作為「淡泊」，「泊」字取了「怕」字中的「淡泊無為」義，因此，「怕」開始著重於表達「畏懼害怕」的語義，其本義也逐漸被淡忘。隋唐以後，「怕」表達「畏懼害怕」的用法大量出現文獻中，成為古代語言系統中的常用動詞，如：《俠客行》：「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而韓愈《二鳥詩》中也有「鬼神怕嘲詠」之句。而後，語義開始減輕，逐漸引申出「擔憂」、「擔心」的詞義，如《朱子語類》：「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惠敏（2009）認為五代時期出現的「怕」既表「擔心」的詞義，也帶有「推測」的意思在內，如《敦煌變文集新書》中有「不敢去，怕難回，伏望慈悲賜憫哀。」李華（2012）亦考察「怕」的語法化過程，發現五代時期的「怕」後面開始出現其他動詞性成分，但並不多見，可知其仍於萌芽階段。到了宋代，語義再減輕，表「擔心」與「揣測」義的「怕」，逐漸變成純粹表示「揣測」，同時也開始大量使用，「怕」也由動詞成分，再分化出副詞成分。

由前人的考證可見，多義詞「怕」的詞義是由本義「淡泊」逐漸演變而來，其引申義演變過程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怕」的語義演變過程

時間	東漢時期	魏晉南北朝	隋唐後	五代	宋代
意義	首見「恐懼」義	著重「害怕」之意，並開始出現於文獻中	發展出「擔心」義	「擔心」，亦有「推測」義	純粹表示「揣測」

「怕」的本義「擔怕」已被「淡泊」二字所取代，現在所使用的「害怕」、「恐懼」義則是較為後期所發展出來的，並逐漸由具體義，發展出具抽象意義的副詞「推測」，且這些意義皆保留使用至今，因而形成「怕」的多義現象。

3.2 「怕」的義項分佈

根據「中文詞語網路」的釋義，將「怕」列出五個詞義，分別如下表 2 所示：

表 2：中文詞語網路「怕」的詞義

詞性	詞義
動詞後程度副詞	因過度做後述事件而感到厭煩
副詞	對一個數量作評價
及物動詞	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事感到不安
	認為後述事件可能發生而擔心產生負面的結果
	無法承受後述對象帶來的結果

而《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 1980）則是列出四項詞義，見表 3：

表 3：現代漢語八百詞「怕」的詞義

詞性	詞義
動詞	害怕
	禁受不住
	擔心、疑慮
	估計

另外，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所列出的詞義如下：

表 4：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怕」的詞義

詞性	詞義
動詞	恐懼、害怕
	擔心、疑慮
副詞	可能、或許、大概
	豈、難道
	如果、倘若
名詞	姓

由上所列出的詞義可以發現，不同辭典及資料，對於多義詞「怕」的釋義並非完全相同，經過整理後，可得「怕」的詞義如下表：

表 5：「怕」的詞義

詞性	詞義	例句
及物動詞	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事感到不安	因為他實在很 <u>怕</u> 打針，所以只好乖乖吃藥。
	認為後述事件可能發生而擔心產生負面的結果	這樣好個性的女孩，還 <u>怕</u> 沒人追嗎？
	無法承受後述對象帶來的結果	這種藍布 <u>怕</u> 曬。
副詞	對一個數量作評價	這堆橘子 <u>怕</u> 有十來斤吧！
	因過度做後述事件而感到厭煩	遊樂場我真的玩 <u>怕</u> 了，玩了 5 天，因為我買套票，不玩可惜。
	豈、難道	他再有個長短，這家又 <u>怕</u> 不是眾親族一分？
	如果、倘若	可憐我四海無家獨自個， <u>怕</u> 得工夫肯略來看覷我麼？
名詞	姓	唐代有 <u>怕</u> 善，宋代有 <u>怕</u> 錢。

根據上表，「怕」可細分為八個詞義，其中有三個詞義為及物動詞，四個詞義為副詞，另有一詞義為名詞，以此為基礎，本文進一步檢視「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語料的義項分布⁹。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怕」的語料共 928 筆，扣除重覆語料 27 筆，以及當中有 25 筆語料因過於簡短，難以依其語境判斷其語義，也不列入，最後共計有語料 876 筆，其義項分布如表 6 所示：

⁹ 本研究檢視「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語料，主要作為義項分布，並非建議教授外籍初級學習者這些句子。教材的編撰仍須考量學生程度循序漸進介紹義項與相關例句。

表 6：「怕」的義項分佈

詞性	義項	筆數	百分比
動詞	後述事件可能發生而擔心產生負面的結果	442	50.5%
	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事感到不安	362	41.3%
	無法承受後述對象帶來的結果	47	5.4%
副詞	對一個數量作評價	24	2.7%
	因過度做後述事件而感到厭煩	1	0.1%
共計		876	100%
詞義不明		25	2.8%

由上表顯示，「怕」的語義主要集中於「擔心」及「害怕」，各佔 50.5%、41.3%，如下例（3）、（4）：

（3）護照到期不敢去延長，怕被沒收。（擔心義）

（4）「怕挨餓？死都不怕，還有什麼可怕的？」（害怕義）

由此可見，即使「怕」詞義多達八項，仍以「擔心」、「害怕」所用頻率明顯較其他詞義多出許多，由「怕」的詞義演變可以看出，「怕」是先有「恐懼」義，而後詞義減輕，延伸出「擔心」義。從義項分佈可看出，雖此二詞義語料筆數相差不多，但較晚發展出的詞義「擔心」因時代較為接近，以及詞義較「恐懼」輕，因此使用範圍更為廣泛。至於副詞詞義方面，則是以「禁受不住」的詞義為多，其次則是表推測的「可能」、「大概」，如下例（5）～（8）：

（5）但紫外線仍烈，逼得怕曬的人窩藏進船艙內。

（6）眼睛為什麼不怕冷？

（7）各種自然條件所帶來的困難，怕也是外蒙古在實踐其……

（8）……打碎，是因為排水管太小，怕堵塞了。王秋華：不是排水管太……

這是由於「禁受不住」的詞義與「害怕」較有關連，因害怕程度過高，而有禁受不住的情形，因此該詞義使用頻率自然較高。另一方面，其他詞義「豈」，則為於語料庫中出現，其使用頻率相當低，應當是多見於時代較早的古文，現代則較少使用。在「詞義不明」部分，語料庫中約有 25 筆，約佔全部語料的 2.8%，見例（9）：

(9) 有卓力在，你不要怕。

這裡所謂的「語義不明」，即只因前後文不夠完整，無法推測出「怕」的詞義，如例(9)，該句中的「怕」既可解釋為「擔心」，也可解釋為「恐懼」，因此不納入分析。

綜言之，「怕」的義項分佈，主要是以「恐懼」所延伸出的詞義「擔心」使用頻率最多，而「恐懼」其次，但兩者語料筆數相差不多。此外，在語料庫中有部分語料因語境不明而無法判定其詞義，可見，在使用「怕」時，必須要有完整的語境，始可清楚表達出其詞義。

4. 「怕」的句法功能及搭配關係

由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怕」的詞義及其義項分佈情況。這部分將就「怕」的句法功能，以及與的搭配情形來討論。

4.1 「怕」的句法功能

針對「怕」的句法功能，這裡將分為兩個部分來討論。

首先，關於「怕」的詞類，呂叔湘(1980)於《現代漢語八百詞》中，將「怕」視為一動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 928 筆語料亦皆以動詞¹⁰標示，而中文詞彙網路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則將其分為動詞及副詞，詳見表 7：

表 7：「怕」詞類整理

詞義 \ 來源	現代漢語 八百詞	平衡語料庫	中文詞彙網路	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
擔心	動詞	動詞 (VK)	及物動詞 (VK)	動詞
恐懼、害怕	動詞	動詞 (VK)	及物動詞 (VK)	動詞
禁不住	動詞	動詞 (VK)	及物動詞 (VK)	
可能、大概	動詞	動詞 (VK)	副詞 (D)	副詞
過度做某事而厭煩		動詞 (VH)	副詞 (Dfb)	
豈、難道				副詞
如果				副詞
姓				名詞

¹⁰ 「平衡語料庫」表示為「VK」，即「狀態及物動詞」。

詞義部分已於上一章節討論，這裡主要針對詞性部分，根據上表，對於「擔心」、「恐懼」、「禁受不住」的詞性皆為動詞，但在「可能、大概」及「過度做某事而厭煩」部分，則出現動詞及副詞的分歧。

所謂「副詞」，根據《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劉月華 1996），主要用來修飾動詞或形容詞，以描述動作或狀態。而及物動詞後面可接賓語，同時可用「不」或「沒」來否定。以此定義為基礎來檢視「擔心、恐懼」義，《現代漢語八百詞》及「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的例句，如下：

- (10) 我怕他來不了。
- (11) 這一箱怕有五十斤吧。
- (12) 老房子怕是不夠住了。
- (13) 就算是諸葛孔明的神指，怕也沒算到三峽的現代命運。

例（10）到（13）皆視為一及物動詞（VK）。而在「中文詞彙網路」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例句則是如下所示：

- (14) 偌大一片草甸，怕有十來個足球場大吧？
- (15) 這堆橘子怕有十來斤吧！

由上列例句可以發現，除了例（15）外，「怕」皆是用來修飾後面的狀態、性質，且若是加上否定「不」，則句子語義便有所改變，由此可知，「怕」作為「可能、大概」義時，應為一副詞，而非視為一及物動詞。至於例（10），與其他例句不同點在於，該句主詞「我」為「人」，後面直接接一短句，在語境不明的情況下，該句中的「怕」亦可解釋為「擔心」，在考量語義情況下，例（10）應視為特殊例句。因此，當「怕」作為「可能、大概」義時，應為一副詞。

第二，當「怕」為「過度做某事而厭煩」的語義時，「平衡語料庫」將其標注為「狀態不及物動詞」（VH），而「中文詞彙網路」則標注為「動詞後程度副詞」（Dfb）。根據副詞「可在動詞之後，作為動詞的補語」此一特徵，本文認為「怕」作為「過度做某事而厭煩」解釋時，則為一副詞。

由上述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同一詞彙即使在語義上相同，但在詞類劃分上，卻可能出現分歧，且該分歧即是因對於同一詞類再細分後，有了不同看法及分析，例如：對於動詞，又再細分為「動作使動」、「動作及物動詞」、「動作謂賓動詞」、「狀態使動動詞」、「狀態及物動詞」等。鄧守信（2009）

認為，目前華語教材中的詞類標記，各有各的一套標記方法，碰到不同教材時，整個詞類系統又要被調整，因此，應該要建立一套統一的系統，同時詞類數目不應過多，內部系統越能整合越好。換言之，對於「怕」的詞類，不同參考資料也應該要有統一的詞類，對於教學者及學習者而言，亦是較為有利的。

其次，在句法使用方面，呂叔湘（1980）為「怕」列出幾種用法：第一，表「害怕」時，後面可帶名詞、動詞、小句做賓語，也可受程度副詞修飾。第二，表「禁受不住」時，必帶動詞賓語。第三，表「疑慮、擔心」時，必帶形容詞、動詞、小句作賓語。第四，表「估計」時，「我怕」或「怕」用在謂語前，有插入語性質。可見，不論「怕」的詞義為何，其後皆必須有一賓語，而該賓語可為一動詞、名詞、形容詞，抑或是小句。以此為基礎，本文就「平衡語料庫」中 901 筆語料逐一分析整理，依其於句中的句法功能，有以下幾種情形：

表 8：「怕」的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		筆數	百分比
謂語	後接賓語	712	79%
	後不接賓語	105	11.7%
	後接補語	16	1.7%
定語		43	4.8%
狀語		24	2.7%
補語		1	0.1%
共計		901	100%

由上表可知，「怕」在句中主要擔任謂語，且有 79% 後接賓語，僅有 11.7% 後不接賓語，而有近 1.7% 後接補語。另外，「怕」在句中也可擔任定語、狀語，以及補語，其中，補語筆數最少。換句話說，在不論語義的情況下，「怕」亦可為定語、狀語、補語，但仍以謂語後接賓語為最主要。

4.2 「怕」的搭配關係

以前人的研究與前述分析，這裡要為「怕」統整出其語義搭配關係。

第一，「怕」最主要的兩個意義，其一表「懼怕」，其二則表「擔心」，不論要表達的意義為何，句中的主詞皆必須要為「人」，因為「懼怕」及「擔心」

主觀意義皆強，即使所要描述的對象並非自己，但也是表達所指對象的主觀心理狀態，如例（16）：

（16）他怕他明天不能來。（「他」的主觀感覺）

但例（17）的「蟑螂」並非為「人」，但對於「懼怕」的感受，卻是「人」所賦予的：

（17）蟑螂怕光。

換句話說，「怕」為動詞時，其主語必須是[+生命][+意識][+人]。

第二，若是「怕」作為「懼怕」、「擔心」之義，其後所接的賓語可以是一動詞、名詞，或是一個短句，但其內容都會是一種現象、情況、事物或對象，不論是哪一種，都會是較為負面的，見例（18）、（19）：

（18）我怕他不知道要怎麼去學校。

（19）*我怕他看到蛋糕會很開心。（語義偏誤）

因此，「怕」的賓語需要是[+負面]。

第三，如前所述，當「怕」為一謂語時，後可不接賓語，但在語義上，其賓語已提前，抑或是以於語境中表達出來，見下例（20）、（21）：

（20）……**有好多的尷尬**，他卻不怕。他知道他可以幫助兒子度過。

（21）練習再**辛苦**也不怕……

第四，當「怕」表「可能、大概」之義時，其句型多為「主詞+怕+（是+）一種負面情況」，且主語不一定為「人」，亦可為「所推測的事物」，見下例（22）、（23）：

（22）……建立臺灣文學的方法論，怕是艱難而遙遠的企盼。

（23）……看在老媽眼裡，老房子怕是不夠住了，於是老媽……

整體而言，多義詞「怕」的搭配關係則如下：

表 9：「怕」的搭配關係

詞義 \ 搭配	主語	賓語
懼怕、擔心	有意識、有生命、是「人」或是由人賦予該主語主觀感受	1. 負面的現象、情況、事物、對象 2. 賓語可提前
禁不住	可為「人」、「物」	負面、主語無法承受的現象、情況
可能、大概	可為「人」或是「後面推論情況的主語」	負面的情況
過度做某事而厭煩	主語為「人」	
豈、難道	可為「人」、「事」、「物」	

由上表可見，在使用「怕」時，仍是要考量語義，不同詞義，其所接的主語、賓語內容亦會有所不同，使用該詞彙時，應要同時就語義與句法來考量整個句子的意義及內容。此外，受到「怕」的核心語義影響，其後所接的賓語，皆為負面的情況。

4.3 小結

透過「怕」的詞義演變探源，可見「怕」的詞義發展途徑也正符合前人所討論的多義詞詞義演變方式中的「綜合式」。「怕」的本義原為「淡泊」，後才又發展出「恐懼」義，是屬「鍊條式」，而後再由「恐懼」義繼續延伸出其他「害怕」、「擔心」、「可能」等引申義，則為「輻射式」，而引申義也都受到核心義「恐懼」的影響。此外，由「怕」作為共同詞素的詞彙亦深受其本義的影響，以下將針對「怕」類詞彙進一步分析討論。

5. 「怕」類詞彙－「害怕」、「恐怕」、「可怕」的比較

「恐怕」、「可怕」、「害怕」皆以「怕」作為共同詞素，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對其釋義如下：

「恐怕」：

1. 畏懼擔心。《文明小史》第二回：「地保恐怕擔錯，立刻進城稟報。」
2. 可能、大概。《西遊記》第三十回：「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

「害怕」：

心中恐懼不安。《儒林外史》第一回：「他從來不曾見過官府的人，害怕不敢來了。」

「可怕」：

1. 讓人害怕。唐·韓愈《縣齋有懷詩》：「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
2. 只怕。唐·李涉《送顏覺赴舉詩》：「居然一片荊山玉，可怕無人是不和。」

由上述釋義可以發現，「怕類」詞彙皆受到共同詞素「怕」的影響，而帶有「畏懼」的詞義在內，但因「怕」本身又具有多種詞義，既可作為動詞，亦可作為副詞，這樣的特性卻未完全影響到其他三個詞彙的詞義，僅「恐怕」一詞同時具有副詞「大概」的意義。

另一方面，即使該組詞彙「害怕」、「恐怕」、「可怕」皆含有「恐懼」的詞義，但在實際語言使用時，卻又各有所異，不能相互替換。呂叔湘（1980）提出漢語詞彙雙音節化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前面或後面加上一個不增加多少意義的字；另一種則是將兩個意義相同或相異的字合起來使用（惠敏2009），而本文所要討論的「怕類」詞彙組應是屬於後者。為釐清「怕類」詞彙「有何異」及「為何有異」，以下將由歷時角度探究各詞彙的詞素語義演變過程，並分別就三個詞彙的詞義及句法來討論。

5.1 「害怕」

5.1.1 釋義及義項分佈

《說文》：「害，傷也。」《現代漢語八百詞》：「使受損害。」可知「害」本為動詞，其義為「傷害」、「使之損害」，先秦時期已開始使用，如例（24）、（25）：

（24）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節》）

（25）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又《現代漢語八百詞》中亦指出，「害」作為一動詞時，另有「產生不安的情緒」之義，而當「害」作為此義時，多與單音節心理動詞構成有固定意義的詞組，由此可知，「害怕」一詞便形成了。

「中文詞彙網路」列出「害怕」的兩個詞義，第一個詞義為「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是感到不安」，此時有兩個義面，分別為狀態及物動詞 (VK) 及名詞，如下例 (26)、(27)：

(26) 他害怕孤獨，害怕清閒，害怕面對過去的自己。

(27) 不要利用民眾的不明與害怕心態，將所有產品都與抗禽掛勾。

第二個詞義則是名詞，表示「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事所產生的不安情緒」，如下例：

(28) 恐慌症的特徵是一陣陣極強烈的緊張與害怕。

由此可見，「害怕」的詞義完全受到「怕」的影響，而相較於「怕」，「害怕」更多了一層「產生不安的情緒」的語義，語氣上自然較「怕」更強。

根據其釋義，本文進一步分析「平衡語料庫」語料的義項分佈情形。「平衡語料庫」中，「害怕」的語料有 261 筆，刪除重複語料 4 筆後，共計有 257 筆。其中，「害怕」作為狀態及物動詞 (VK) 的語料達 249 筆，佔 97%，僅有 8 筆語料為名詞，佔 3%。可見，「害怕」是以「狀態及物動詞」使用頻率較高，也是最主要的，意即「害怕」用於表達「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是感到不安」之義，相對較「對自己所不能掌握的事所產生的不安情緒」來得多。

5.1.2 句法功能及搭配關係

既然「害怕」可作為一「狀態及物動詞」以及「名詞」，這裡要進一步利用「平衡語料庫」的語料來探討其句法功能及搭配關係。

我們分析「平衡語料庫」中 257 筆語料，「害怕」於句中可擔任調語、賓語、定語及狀語，見下表：

表 10：「害怕」的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		筆數	百分比
調語	後不接賓語	131	51%
	後接賓語	90	35%
	後接程度補語	2	0.8%
	後接結果補語	8	3.1%
主語		5	1.9%
賓語		3	1.2%
定語		17	6.6%
狀語		1	0.4%
共計		257	100%

「害怕」在句中以擔任調語為最多，其中高達 51%不接賓語，如例（29）、（30）：

（29）.....的樣子，是有點叫我害怕，我搬不動你.....

（30）我以前會害怕，我怕小孩會笑我.....

如上例所示，這些調語之所以不帶賓語，是因為它們所要表達的，就是前面主語的心理感受。而「害怕」後當然也可以接賓語，然其賓語必為主語所畏懼的事或物，如下例：

（31）到了檳城，我突然情怯，害怕面對揭曉後的答案。

（32）你現在最大的難題，不是害怕同學譏笑你，而是你對自己.....

另外亦有 3.9%後接程度補語及結果補語，如例（33）、（34）：

（33）.....不料那群原始人害怕得一直跑，叢林鴨只好用.....（結果補語）

（34）百獸看見牠們，果然害怕得不得了，馬上逃走了.....（程度補語）

值得注意的是，「害怕」除了擔任調語外，還有 6.6%在句中擔任定語，筆數較主語、賓語及狀語來得多，如（35）、（36）：

（35）戈壁沙漠中最教人害怕的是千里無水，只要.....

(36) 在過年的期間，你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可見，「害怕」也常用來擔任句中的定語成分。

「害怕」在搭配關係方面，由於它是為一描述心理狀態的動詞，所要描述的是說話者的心理感受，與表「懼怕」義的「怕」相似，因此，句中的主詞即為「感到害怕的人」，自然也是[+人]，而賓語部分，可以是一個現象，或是一個對象，即[+現象]、[+事件]、[+對象]，同時，該事件亦是能「讓主詞恐懼」的，即[+恐懼]，如下例(37)、(38)：

(37) 我很害怕。

(38) ？我害怕你可能不愛我。

例(38)中，在無完整語境配合下，使用「害怕」一詞反而會使語義不明，因這裡亦可視為「擔心」義，若是用「怕」則較符合母語者的語感。換言之，即使在句法上正確，仍需建立完整語境，才不會造成語義不明的情況。

5.2 「可怕」

5.2.1 釋義及義項分佈

《廣韻》：「可，許可也。」《詞源》：「許可、贊成。」「可」原作「許可」、「同意」，如例(39)：

(39) 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於讎也。」(《國語·晉語九》)

例(39)中，韋昭注：「可，肯也。」，而後，「可」又由「許可」義虛化成一語助詞，表示「可以」、「能夠」，見例(40)：

(40) 鑠而不舍，金石可鏤。(《荀子·勸學》)

《現代漢語八百詞》中認為，「可」可作為一前綴成分，與表示心理狀態的單音節動詞組合後，亦可成為一形容詞，此時，「可」即作為「可以」、「能夠」解。

由上述分析可知，「可怕」一詞的構成方式與「害怕」類似，皆是於其後加上一單音節表心理狀態的動詞，故「可怕」應解釋為「能夠使人懼怕的」。

「中文詞彙網路」中列出「可怕」的兩個詞義，分別是：第一，「形容會讓人感到恐懼的」，該詞義有兩個義面，分別是「狀態不及物動詞」(VH)及

名詞，見下例（41）、（42）：

（41）人類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連老虎見了都要迴避。（狀態不及物動詞）

（42）為了提醒人們戰爭的可怕，他拍了這部紀錄片。（名詞）

第二個詞義則是「形容比喻程度高於預期，帶有誇張語氣」，此詞義亦為「狀態不及物動詞」，如例（43）：

（43）這真是一整個可怕！我們認識超久了！五年？六年？還是七年？

而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亦對「可怕」列出兩個詞義，分別是「讓人害怕」及「只怕」，後者含有感嘆之義。

綜合上列的釋義，這裡將「可怕」整理出三個詞義，同樣就「平衡語料庫」中的 200 筆「可怕」的語料進行分析，扣除 3 筆重複語料，共計有 197 筆。其中有 189 筆語料為「狀態不及物動詞」，而另 8 筆語料為名詞。其義項分佈詳見下表：

表 11：「可怕」的義項分佈

	詞義	筆數	百分比
狀態 不及物動詞	形容會讓人感到恐懼的	183	93%
	形容比喻程度高於預期，帶有誇張語氣	6	3%
	只怕	0	0%
名詞	形容會讓人感到恐懼的	8	4%
共計		197	100%

由上表可以發現，即使「可怕」作為狀態性不及物動詞時有三個詞義，但大多數仍集中在「讓人感到恐懼」的語義，「比喻程度高於預期」此義僅佔有 3%，顯示該詞義使用頻率並不高。而「只怕」這個詞義的語料在這裡並未出現，再加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例句出自唐·李涉的詩，因此可以推測，該詞義應用於古文中，而少見於現代。

5.2.2 句法功能及搭配關係

根據上述的資料，本文亦就「平衡語料庫」的語料整理出「可怕」的句法功能。由「可怕」的語料顯示，其於句中可作為謂語、定語、賓語，又因

其為一狀態不及物動詞，因此，作為句中的謂語時，其後不接其他賓語，但可接程度補語來表示其程度，詳見表 12：

表 12：「可怕」的句法功能

句法功能		筆數	百分比
謂語	後接程度補語	2	1%
	後不接賓語	118	59.9%
定語		69	35%
賓語		8	4.1%
共計		197	100%

由上表得知，「可怕」除在句中擔任謂語成分外，定語成分居次，佔 35%，如下例：

(44) 白鬚老人告訴他，唯有這可怕的預感消失了，禍祟才算……

(45) 他們不知道會碰見什麼可怕的人物，因此越接近學校越……

此外，當「可怕」作為謂語時，在其前加上「程度副詞」的語料高達 106 筆，包括「很」、「非常」、「更」、「十分」、「多麼」、「蠻」、「太」、「最」、「那麼」、「好」等，皆大量出現於語料中，在其後加上補語者反而相對較少，這說明了當我們在使用「可怕」時，較常在於前加上狀語，強調可怕的程度，也可看出「可怕」一詞已相當程度地謂語化。

「可怕」作為一表狀態的不及物動詞，在運用時較前三個詞語來得容易，意即「主詞＋（表程度的副詞）＋可怕」，然而，這裡的主詞並非說話者本人，而是「讓說話者（或說話者要描述的對象）感到恐懼的人、事、物」，若是「感到可怕」的為說話者本身，則可不必說出，見例（46）、（47）：

(46)（我覺得）鬼很可怕。

(47) *我妹妹很可怕狗。

例（47）中所要表達之義應為「我妹妹覺得狗很可怕」，但這裡卻將「狗」置於「很可怕」之後，此時，「很可怕」反而成為動詞成分而出現語法偏誤；另一方面，「狗很可怕」這個命題並非說話者本身的感受，而是「妹妹」，因此，句中亦應將「我妹妹覺得」寫出來，以避免語義不明，或是出現歧異句的可

能性。

5.3 「恐怕」

5.3.1 釋義及義項分佈

在討論「恐怕」的語義演變前，這裡先考察「恐」的語義演變歷程。《爾雅·釋詁下》：「恐，懼也。」《漢語大字典》：「恐，畏懼、害怕。」《正韻賸》：「恐有驚惶之意，懼乃畏怕之實，恐在懼前也。」可見「恐」本為一表「懼怕」、「害怕」義的動詞成分，如下例：

(48) 恐如人將補之。(《素問·藏氣法時論》)

例(48)中，王冰注：「恐，未恐懼，魂不安也。」「恐」最早亦可見於先秦時期，此時亦有極少量例子顯示它還含有「擔心」義(惠敏 2009)，見例(49)：

(49) 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國語》)

由上例可以看出，在當時「恐」用以表達「揣測」揣測的副詞用法已開始發展。另一方面，在六朝時期的《世說新語》中開始大量使用「恐」的「揣測」義副詞，如例(50)：

(50) 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世說新語》)

惠敏(2009)認為，此時出現的「恐」實際上是表現說話者委婉的語氣和態度，到了唐代，作為動詞的「恐」其「擔心」義已逐漸取代了原先的「懼怕」義，見例(51)：

(51) 今日才見和尚，有如是次第。恐是此兒子異於常人也。(《祖堂集》)

李長雲(2002)、蔣紹愚(2003)皆認為，《敦煌變文集》及《祖堂集》中所出現的「恐」大部分皆用於表達「擔心」義。換言之，唐五代時期的「恐」，既可作為純粹表達「揣測」義的副詞用，亦可同時包含有動詞義「擔心」及副詞義「揣測」。這亦可說明，現代漢語中的「恐」，雖大多用於表達「揣測」、「可能」的語氣，但也遺留了古代漢語中的「擔心」義。

董秀芳(2002)認為單音詞的雙音節化，是漢語內部的一個發展趨勢。當兩個詞在概念上是語義接近的形式時，就更容易黏合成詞。由前面的語義流變分析可以發現，「恐」、「怕」兩個詞義到後期已經是相當接近的，兩者皆

有「擔心」義。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對「恐怕」的釋義有二：其一為「畏懼擔心」，其二為「可能、大概」。「中文詞彙網路」則認為「恐怕」有一詞義，即「後述事件可能發生」，該詞義有兩個義面，第一，其為一副詞，表「後述事件可能發生，帶有擔心的語氣」，第二個義面亦為副詞，表「後述事件可能發生」，如下例（52）、（53）：

（52）你離開，我也覺得很難過，恐怕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到這樣的知己了。

（53）我想，那些喜歡幻想的人，恐怕大部分都是比較清閒的人。

以上述資料為基礎，這裡將「恐怕」的詞義分為二，且皆為副詞，並據此探討「平衡語料庫」的語料義項分佈。

「平衡語料庫」中，「恐怕」的語料有 398 筆，刪除重複語料 6 筆後，計有 392 筆語料，逐一分析其詞義後，其義項分佈如表 13 所示：

表 13：「恐怕」的義項分佈

詞義	筆數	百分比
後述事件可能發生，帶有擔心的語氣，畏懼、害怕	150	38.2%
後述事件可能發生，可能、大概	246	62.8%
共計	392	100%

由上表可以看到，「恐怕」有 62.8% 表示「可能」、「大概」，但也有 38.2% 不只有「可能」、「大概」義，當中也包含了「擔心」之義。

5.3.2 句法功能及搭配關係

「恐怕」在現代漢語當中，已經是一語氣副詞，因此，它可位於句首，對後面整個命題來猜測；它亦可位於主詞後，表達該主詞對後面的命題的猜測。必須要注意的是，「恐怕」是針對一個現象或事件，而非說話者本人，如下：

（54）（我想）明天恐怕會下雨。

例（54）中，對事件表達主觀猜測的人是「我」，但針對的事件為「明天會下雨」，這時，說話者亦可省略。外籍學生常出現的偏誤即在於，他們未能明確

分辨出「恐怕」所針對的命題為何，如下：

(55) *我恐怕他明天不來。

例(55)所要表達的應是「我想他明天恐怕不會來」，這是說話者「我」的想法、猜測，「恐怕」所針對的命題則是「他明天不來」一事。

另一方面，「恐怕」所針對的現象、事件，同樣必須要是較為負面，或是令人不安的，如下：

(56) *你放心，我恐怕會借錢給你。

上句應改為「你放心，我可能會借錢給你。」學生往往會以教材上所附的英文解釋來理解該詞彙，卻忽略了該詞彙的內部意義。根據例(56)所要表達之義，可以看出這應該是好的結果、好的事件，直接用不具有情感正、負面之分的副詞「可能」即可，若用「恐怕」，則會出現語義矛盾。

5.4 「害怕」、「可怕」、「恐怕」詞義的語義網

「害怕」、「可怕」、「恐怕」三者皆以「怕」作為基本詞素，由前幾節的分析可見三個詞彙的詞義亦深受其詞素的影響。既然多義詞詞義是由一核心詞素逐漸繁衍，那麼這三個詞彙的詞義必然也遵循多義詞引申的方式。

針對「怕」、「害怕」、「恐怕」及「可怕」間語義的關連，如圖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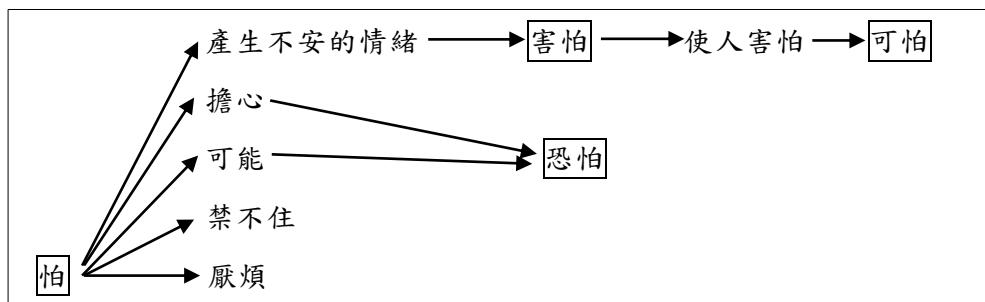


圖4：「怕」、「害怕」、「恐怕」及「可怕」語義網¹¹

¹¹ 本研究認為「可怕」是從「害怕」經過使人害怕的語義演變而來。此推論來自「害怕」與「可怕」皆含有不安情緒的產生。「害怕」義與自身有關，當「害怕」義與他人相關時，即為「可怕」義。害怕的主語是經驗者 (experiencer)，而「可怕」是客體 (theme) 或經驗對象，使人「害怕」是懼怕加上致使 (causative) 的語義。但審查委員亦指出，「害怕」和「可怕」兩者的語義亦可能是各自發展的結果，互不相干，此點未來值得繼續探討。

圖 4 的語義網即可印證「害怕」、「恐怕」、「可怕」皆是由核心詞素「怕」所延伸出的，「害怕」是由「產生不安的情緒」延伸而來，由「害怕」再進一步引申出具「使人害怕」語義的「可怕」。之所以由「產生不安的情緒」所延伸的語義較多，是因為該語義為「怕」最先出現的語義，即如表 1 所示，「恐懼」義於東漢時已出現，其語義影響自然較後面出現的語義來得強。至於隋唐後所演變出的「擔心」、「揣測」的詞義，則結合成為「恐怕」的語義，根據原型理論，各個義項間具有其「家族相似性」，而人對詞義的記憶又是以最經濟方式來進行（陳寧 2011），由此可證明，「恐怕」結合兩個詞義，也是基於語言發展中的經濟性原則而來的。

然而，根據「怕」的詞義演變過程，本文認為前人所提出的「原型理論」應可再進一步補充，多義詞的各個義項並非同時發展其他詞義，而是會根據其內部強弱而定，既然「恐懼」義為最早出現者，自然較強，其影響及延伸力也就較其他後來出現的義項大。

綜觀「怕」及「怕」類詞語間的關係，可以清楚看出多義詞演變的軌跡，即使經過多次延伸，其義項間仍然受到核心詞義的影響，除了證明「原型理論」確實可用以解釋多義詞的演變方式，同時也可依據其「家族相似性」作為教學時協助學生掌握的利器。

6. 結論

本文針對多義詞「怕」及「害怕」、「恐怕」、「可怕」的語義進行探源及辨析，藉由本文所建構的語義網，可清楚看出義項間確實符合原型理論中多義詞延伸方式，並提出教學建議，以作為未來第一線華語教師教學的參考順序。

本文針對多義詞「怕」進行詞義辨析，並進一步探討其句法功能與用法，並以「怕」作為共同詞素，討論「怕類」詞語的義項分佈及句法功能，進一步釐清「怕類」詞語在語義上及用法上有所不同。

根據第二語言習得的困難層級制 (Hierarchy of Difficulty) 中，又以「分裂」(split) 為最難習得。本文所提的四個詞語皆屬基本詞語，對於初級程度學習者來說，往往因為教材尚未清楚標明，教師也未加以釐清它們之間不同處，以致於學生常常會出現語法、語義上的偏誤，即使到了中級、中高級程度，學生仍然可能因為並未真正掌握而偶有偏誤出現，可見對學生來說，要精確掌握並非容易。

張江麗（2013）認為教師於教學時，應多關注核心義在多義詞諸多意義間的重要性，同時利用核心義來連結多義詞的義項，如此便可幫助學習者建立詞義網絡。然而，在實際教學時，我們卻發現即使學生掌握多義詞的語義，但如果未能準確運用，則不能視為已習得，因此，針對多義詞「怕」及「怕」類詞語的教學，在諸多語義間應以使用頻率較高者為主要教學對象，因其與核心義間的關係最為緊密，此外，除提供核心義，也應多利用情境來讓學生活用，教師在課堂教學時，可根據學生程度來決定「如何教」、「如何辨析」。若是該班學生學習能力相對較差時，教師可營造不同語境來練習，不多做詞語演變歷程的解釋，僅專注於「有語境的句式演練」。然而，若是學生程度在初級班來說相對較高，教師可在「有語境的句式演練」結束後簡略說明，這是協助學生記憶，並瞭解「為什麼」會有這些些微不同處。但不論學生程度如何，教師都必須要先給學生正確的觀念，讓學生能準確掌握各詞語的使用時機，降低學生發生偏誤的機率。在此原則下，本文也提出教學順序建議：

1. 對初級程度的學生，先以「怕」的常用語義「恐懼」、「擔心」、「可能」為主，並建立完整情境，讓學生交替運用。
2. 學生掌握以後，再逐步加入以「怕」作為基本詞素的「害怕」、「可怕」及「恐怕」，利用語義網讓學生了解義項間的關連，並提供例句，以幫助學生明白其形式。
3. 建立情境，讓學生能夠充分活用此四個詞語。
4. 待學生到了中級或中高級程度時，可再加入另外較少使用的義項「禁不住」、「厭煩」義，由於學生程度較高，因此，教師於此階段便可適時辨析「害怕」、「可怕」及「恐怕」在詞語組成與詞義間的關係，除可讓學生更深一層了解四個詞語間的異同外，也較為容易掌握及運用。
5. 就 Lin 與 Shan（2019）研究來看，情境會影響學習者對詞語語義的理解。因此以不同情境讓學生做對話、寫作練習，以了解學生是否習得。

引用文獻

Lin, Keng-yu, and Shiao-hui Shan. 2019. When senses meet functions: An amodal stage in conceptu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31.1: 64-75.

- Rosch, Eleanor H. 1973.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4: 328-350.
- Rosch, Eleanor H.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3: 192-233.
-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計算中心。1997。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第三版，2017年7月31日取自<http://app.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Computing Center of Academia Sinica. 1997. Modern Chinese Balance Corpus, Version 3. Accessed online, July 31, 2017. <http://app.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
- 中華民國教育部（主編）。2015。《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7年11月6日取自<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 2015.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Mandarin Dictionary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cessed online, November 6, 2017.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 呂叔湘。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Lu, Shu-xiang. 1980. *Xiandai Hanyu Babai C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李長雲。2002。《敦煌變文懼怕類心理動詞研究》。河南：河南大學碩士論文。[Li, Zhang-yun. 2002. *A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Verbs Relevant to “Pa” in Dunhuang Bianwen*. Henan: Henan University MA thesis.]
- 李宇宏。2010。《漢語多義詞詞義引申認知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Li, Yu-hong. 2010. *A Cognitive Study of Chinese Polysemous Words*.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 李華。2012。〈「怕」詞義探微〉，《大連大學學報》，第33卷第5期，86-89。[Li, Hua. 2012. Exploring the meaning of ‘pa’. *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33.5: 86-89.]
- 孟琮、鄭懷德。1999。《漢語動詞用法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Meng, Cong, and Huai-de Zheng. 1999.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Verb Usage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高增霞。2003。〈漢語擔心認識情態「怕」、「看」、「別」的語法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1期，97-112。[Gao, Zeng-xia. 2003. Hanyu danxin renshi qingtai ‘pa,’ ‘kan,’ ‘bie’ de yufahua.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 97-112.]

- 徐時儀。2004。〈「忙」和「怕」詞義演變探微〉，《中國語文》，第2期，161-166。
[Xu, Shi-yi. 2004.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ng' and 'pa'. *Zhongguo Yuwen* 2: 161-166.]
- 許之所、黃廣芳。2006。〈從原型理論看多義詞的形成及教學方法〉，《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4期，100-102。[Xu, Zhi-suo, and Guang-fang Huang. 2006. On the form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 of English polysemy from Prototype Theory.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5.4: 100-102.]
- 陳寧。2011。〈探析原型理論對漢語多義詞教學的啟示〉，《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2卷第6期，25-28。[Chen, Ning. 2011.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rototype Theory for teaching Chinese polysemous words. *Journal of Sayang Teachers College* 12.6: 25-28.]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編）。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新北市：正中書局。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d.) 2008.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New edition)*. New Taipei: Cheng-Chung Book Company.]
- 張江麗。2013。〈提供核心義對漢語第二語言學習者多義詞詞義猜測的影響〉，《語言文字應用》，第4期，127-136。[Zhang, Jiang-li. 1997. Effects of providing the polysemy core meaning on inferring other meaning of polysemy. *Applied Linguistics* 4: 62-67.]
- 張莉。1997。〈論現代漢語多義詞詞義的內在聯繫〉，《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62-67。[Zhang, Li. 1997. On the Inner Connection of the meaning of polysemous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2.3: 62-67.]
- 惠敏。2009。《語氣副詞「恐怕」的多角度研究》。河南：河南大學碩士論文。
[Hui, Min. 2009. *The Multiple Investigation of Modality Adverb "Kongpa"*. Henan: Henan University MA thesis.]
- 董秀芳。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節詞的衍生和發展》。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Dong, Xiu-fang. 2002. *Lexicalizati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Sichuan: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鄧守信。200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Teng, Shou-hsin. 2009. *Pedagogical Gramma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 Language*.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 劉月華。1996。《實用現代漢語語法》。臺北：師大書苑出版社。[Liu, Yue-hua. 1996. *Modern Chinese Grammar*. Taipei: Lucky Bookstore.]
- 蔡蓉芝。2015。〈近義詞「引起」、「產生」的辨析與華語教學的應用〉，《華文學刊》，第25期，29-47。[Tsai, Jung-chih. 2015.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ear-synonyms “*yinqi*” and “*chansheng*”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5: 29-47.]
- 歐德芬。2015。〈教學為導向的漢語多義詞辨析—以「開」為例〉，《臺灣華語教學研究》，第11期，45-66。[Ou, Te-fen. 2015. An instruction-oriented analysis of Chinese polysemous verbs: A case study of “*kai*”. *Taiwan Journal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11: 45-66.]
- 蔣紹愚。2003。〈「給」字句、「教」字句表被動的來源—兼談語法化、類推和功能擴展〉，《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吳福祥、洪波（主編），202-223。北京：商務印書館。[Jiang, Shao-yu. 2003. Passive sources of “*gei*” and “*jiao*” sentences: Also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alogy and function expansion. *Yufahua Yu Yufa Yanjiu*, eds. by Fu-xiang Wu, and Po Hong, 202-223.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賴惠玲。2017。《語意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Lai, Huei-ling. 2017. *Semantics*. Taipei: Wu-Nan Book Inc.]
- 蕭惠貞。2013。〈多義詞「洗」的語義分析、詞彙排序與華語教學應用〉，《華語文教學研究》，第10卷第4期，47-80。[Hsiao, Hui-chen. 2013. Semantic analysis of “*xi*”: Sequencing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0.4: 47-80.]
- 蘇寶榮。2006。〈「隱喻類比」與「近義偏移」—談漢語多義詞形成的兩種主要途徑〉，《長江學術》，第2期，66-71。[Su, Bao-rong. 2006. “Metaphorical analogy” and “synonym transfer”: Two main ways to form Chinese polysemous words. *Yangtze River Academic* 2: 66-71.]

[審查：2019.9.2 修改：2019.10.8 接受：2019.10.22]

吳品嬋

Pin-Hua Joyce WU

11605 臺北市指南路二段 64 號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No.64, Sec. 2, Zhinan Rd.,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Doctor's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01160501@nccu.edu.tw

陳純音

Chun-Yin Doris CHEN

10610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No.162, Sec. 1, Heping E. Rd., Taipei City 10610, Taiwan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unyin@ntnu.edu.tw

A Semantic Analysis of *Pa* in Chinese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Pa*, *Haipa*, *Kepa*, and *Kongpa*

Pin-Hua Joyce WU

**Doctor's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un-Yin Doris CHEN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olysemy is a fairly central issue in lexical acquisition and also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word meanings can undergo extension or reduc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hence to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four *pa*-related words such as *pa*, *kongpa*, *kepa*, and *haipa* in Chinese. The core lemma (i.e., *pa*) shared by this set of words is first discussed, followed by the major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wor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veral meanings of *pa* have been generated such as fear, worry, possibility, disgust, etc., which are extended from feeling one's fear (*haipa*) to making someone fear (*kepa*). And *kongpa* has been used as an adverb carrying a sense of 'possibility'. With regard to the evolution of this set of words, *pa* emerged first, then expands to *haipa* and *kepa*, both of which have a sense of fear, indicating that the stronger a sense is, the stronger it expands. In add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e meanings of these four *pa*-related words can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in different contexts. Finally,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drawn from the study for teaching this set of words.

Keywords: *pa*, polysemy, semantic evolution, teaching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